

大家说历史

治隆唐宋 远迈汉唐

王春瑜说明史

王春瑜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大家说历史

治隆唐宋 远迈汉唐

王春瑜说明史

王春瑜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隆唐宋 远迈汉唐:王春瑜说明史 / 王春瑜
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9
(大家说历史)

ISBN 978-7-108-06273-4

I. ①治…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0209 号

责任编辑 刁俊娅

封面设计 陈乃馨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毫米×900 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 数 173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今古何妨一线牵

说来惭愧，史学上的今与古这个似乎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曾经在很长时期内，使我感到迷惘、困惑，甚至痛苦。

“回首当年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童年时，正值抗战军兴，我随母亲、长兄从苏州逃亡至原籍乡间。在穷乡僻壤，最早给我留下古的模糊概念的，是搭草台演出的江淮戏。那时的江淮戏，还属于民间小戏，有的戏班子完全是由农民中的江淮戏爱好者组成的，农闲时演出，农忙时各自回家耕耘、收获。记得有一年初冬时节，在一个叫吕老舍的村庄，我头一次看江淮戏。在惊叹斑斓彩衣、绝代佳人（按：当时我不过五六岁，根本不懂戏装、化妆术之类）之余，随着《活捉张三郎》《三击掌》剧情的发展，我不禁困惑起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问大人，谁也不知道。回去问母亲，她正在做饭，一边用火叉拨着炉膛里的柴草，一边微笑着说：“咳，管那个做啥呀？反正是古时候的事罢了！”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古的概念，像遥远的夜空，神奇而又迷茫。大约又隔了两年，这时我已经在小学读了两年书了，因病卧床，偶然得到村邻借阅的连环画《隋唐演义》，这可说是我平生阅读的头一本通俗历史读物。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真是爱不释手。但是，读着，读着，问题又来了：隋

唐离现在有多远？为什么现在看不见李元霸、秦叔宝、程咬金、史大奈这类人呢？这一回，我向教师请教，他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不知道离现在到底多少年，反正有千把年了吧！秦叔宝、程咬金这些人是古人，是大英雄，今天的人都平平常常的，当然找不到这类人了。”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往事越千年”的概念，比起过去的混沌一片，时空上总算有了比较明晰的轮廓。但是，我也从老师的谆谆教导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今人不及古人。我甚至恼恨生在当今之世，倘若生在一千年前，不是就可以一睹瓦岗寨里众英雄的丰采，并跟在他们身后摇旗呐喊了吗？越想越感到晦气。虽然如此，毕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此后我千方百计找旧小说来读，诸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精忠说岳》《水浒》《三国演义》等等，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苦读”的结果是，一方面我终于慢慢明白了朝代的顺序，古的概念再不是抽象、模糊的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常常感到，以今视古，充满了神秘色彩，平添了几多感慨，几分惆怅。

我写这些，绝不是未老先衰，离题万里，要读者跟我一起去怀旧，重拾童年的残梦。不，我只是想说，童年时我在今、古问题上的幼稚、朦胧、困惑，成了我后来学习历史的起点，并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是我在多梦的童年、少年时代始料未及的。

也许更使我惭愧的是，等我长大，在复旦历史系读了五年书，又念完了研究生的元、明、清史专业，虽然有时依然如“童梦成真”，思索史学研究中的今与古问题，但并没有深入地、刻苦地研究与思考，以粗知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满足，并抄下来，贴在床头。至于如何“通古今之变”，实际上根本茫然不知。尽管在求学期间，政治运动不断，但我珍惜放牛娃的出身，深知父兄的汗水钱来之不易，仍然读了大量的书，我的借

书证就换过好几本。不过,我几乎完全埋首在具体的史实里,对今——现实,对古——过去,很少甚至没有做连贯的纵向思考及横向的比较、剖析,其结果,必然是既不知今,也不知古。因此,在此期间,我不仅在史学上没像样的成绩可言,更重要而且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很快在政治上栽了大筋斗。当“文革”的红色狂飙从神州大地上呼啸而起时,我没有去回顾中国政治史,却深深卷进“文革”,落了个家破人亡的境地。1968年春、秋,1970年冬,我曾三次身陷囹圄。在丧失自由的痛苦日子里,我在心中重温历史,认识现实,也就是把古与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苦苦探索,终于在今古之间,混沌初开。在受政治迫害的日子里,虽然被批斗、训斥是家常便饭,被勒令示众、打扫厕所等等,更是司空见惯,但我从未想到自杀,从未丧失对未来的憧憬。因为这时我已懂得察古知今,眼前的种种政治把戏,没有一样不是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翻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获自由。亡友杨廷福教授(1924—1984)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曾在无人时,长叹一声对我说:“你现在是‘潜龙在渊’,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龙飞九五’呢。”老大哥的关怀使我感动,也使我茫然。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信东风唤不回”。1977年4月,我终于由上海市公安局彻底平反。我重新拿起了笔。

“文革”中因各种政治案件而受株连的人,数不胜数。我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一位年轻的物理学者,就是因我而被株连迫害致死的。难道还有比自己的亲人死于非命更惨痛的吗?怀着悲愤,我写出了《“株连九族”考》。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明清之际有句俗话说:‘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血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决荡涤封建专制主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把‘株连九族’这具封建僵尸,永远深埋

在历史的坟墓之中!”显然,倘若我未在“文革”中“从死地走一回”,就不会对“株连九族”的历史及现状有这样深切的认识。明明是疯狂的政治迫害,却一切都在“革命”的辞藻下,在“万岁”之声不绝于耳的热潮中进行。我参加过打倒别人的大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此起彼伏;在打倒我的大会上,也是一片“万岁”声,如歌如潮。在这场批斗会上,有人训斥我:“你怎么不跟着叫‘万岁’?!”而在另一场批斗会上,有人斥责我:“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喊‘万岁’?!”呜呼,这时我才懂得了,“万岁,万岁”“思不出其位”。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春天,我陆陆续续搜集历史上“万岁”的资料,考察“万岁”的来龙去脉,终于写出了曾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万岁”考》。不仅不少省的内刊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新华文摘》及海外的《大公报》等报刊也转载了此文,台湾的《中国时报》还专门发了一条消息。这些年来,与海外学术界同行交往日多,听好几位朋友都说读过此文,并谬承夸奖。一个真正的有良知的史学家,他的脉搏,应当与时代、人民的脉搏跳动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触动时代敏感神经的作品。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几十年前,虽严冬已过,但残雪犹存,真个是“乍暖还寒时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倘没有一些好友的鼓励,我未必有足够的把握让文章面世。杨廷福学长当时客居中华书局,我们不时小聚,他不仅极力怂恿我写《“万岁”考》,还提供过几条材料。文章成篇后征求意见时,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发表,说文章太尖锐了,可是,我寄给在廷福兄介绍下得以结识并成为好友的著名学者冯其庸教授,他很快就来信说,收到此文后,他连夜快读一遍,觉得写得很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连浮数大白”!而《未定稿》的编辑李凌、王小强同志,收到我的文章后很快就

打来电话,说用最快速度发表,并从此成为好友。“独学无朋则不乐”,作为今人,倘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遗世独立”,很可能没有胆量面对严峻的现实,也就不可能率先去打破史学禁区,理直气壮地面对古人。继《“万岁”考》之后,我又陆续地写了《烧书考》《吹牛考》《语录考》《说天地君亲师》等文章,社会反响是好的,后来这些文章收入《“土地庙”随笔》。从《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大公报》的书评看来,读者最感兴趣的,仍然是这些文章。

当然这些文章都不过是读史札记,或历史杂文,对史料的搜集、诠释,远非尽善尽美。但重要的是,我写出了我心中的话,写出了今人迫切想了解的古代有关此类问题的知识,写出了一些史学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就此而论,我觉得没有在史学界白活,没有对不起中国古代史这个饭碗。

在实践中,我终于逐渐明白,作为史学家,如何处理今与古的关系?结论应当是:今古何妨一线牵。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出版的专著、小册子,发表的论文、读史札记、随笔、杂文,大体上都贯穿了这条线索。在相当程度上,它们都是在清理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垃圾,深挖其历史与现实的土壤。有的文章从标题上就可看出内容,如《阿Q先辈考略》;而大多数的著述,有心人自能从中领悟到我对现实中种种历史流毒的针砭。

当然,今古一线牵,并不是新的史学方法,更不是我的创造。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今古一线牵的命题。读过《史记》及《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的人都能深刻感受到,倘若不是对今、古两头都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在蚕室中遭受奇耻大辱,他不可能写出那样有血有肉、传诵千秋的史学巨著。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足以证明,一个对社会现实冷

漠、稀里糊涂的人，很难理清楚古代历史纷繁的脉络。古人司马光等不必论矣，近代的史学大师梁启超、郭沫若等，在史学实践中熔古今于一炉的辉煌业绩，更是尽人皆知的。

显然，不学如我，今古何妨一线牵，不过是跟在史学大师身后学步、描红而已。虽然学无成，鬓已秋，但聊堪自慰的是：自知只有中人之智，治史未敢偷懒，文章不论长短，皆心血之痕，从不掺水；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头插风向标，曲学阿世，深知良心不能论斤两，否则有何资格评说古人？同时，坚持史学研究的理性、科学性，坚决摒弃那种混淆古今、既歪曲古也歪曲今的帮派史学。

“潇洒走一回”，这句歌词现在成了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口头禅。而对我这个捧着碗向二三百年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古人讨饭的佣书者来说，从来就没有如此轻松、洒脱的感觉。大文豪东坡老先生在《和子由澠池怀旧》诗中有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诗补注》卷三，春雨斋刻本）我出版的研究明清史的论著，也不过是不才在研究明清史路途中留下的“雪泥鸿爪”而已。其实，说得直白一点，恐怕借用我去年初在《文汇报》上刊出的蹩脚文章《雪泥鸡爪》来比喻，要更贴切些。我本文人，脑子里难免“野豁豁”，或者用附庸风雅的话来说，形象思维比较发达。但是，研究历史，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以实证为前提，“步步为营”，这与鸡啄食时用爪子刨一下，啄一下，“去芜存菁”，食可食之物，慢慢积累，实在是颇为相似的。

细说起来，我端上研究明清史的饭碗，纯属偶然。1955年我考大学时，一心想进新闻系，却录取在历史系。当初要是进了新闻系，也许我今天的命运会是另外一番情景，至少不会埋首在

故纸堆,也不会在“文革”时被“四人帮”的打手大大抬举:“你说的以古讽今的黑话,写的黑文,可以出一本书了!”不过,正如前贤朱贤《续偶然诗》所说:“世间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偶然。”(明余永麟:《北窗琐语》第16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且不说文史本来是一家,前文已述,早在混沌初开的童年,我从草台戏、小人书中就接受了历史知识的启蒙教育。历史与我,也确有难解的情结。1960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留校当研究生,专攻中国农民战争史。后有司调整专业方向,我改读元明清史专业,拜师于陈守实(1893—1974)教授门下。陈师是位严师。他对我的指导,除了听他开的“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这门课外,便是参加由他主持的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学术活动,也可登门向他请教。平时他并不过问我看什么书,写什么文章。但是,他一贯强调,要精通理论,要系统掌握第一手资料,文章要有新意。他要求每学期都要交一篇文章给他看,有好说好,有歹说歹,说歹时毫不留情。而且我还真有一篇自鸣得意的文章,被他当头棒喝。陈师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严谨”二字。自问在他的熏陶下,虽然下笔不可能像他老人家那样千锤百炼,而且对发表慎之又慎,但撰文不论长短,从不敢拆烂污、人云亦云,免得有辱师门,这是我敢断言的。鉴于我无心啃洋文,特别是学蒙古文求师无门,这对于研究元蒙史来说,难免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虞,我放弃了元史,专攻明清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读了《明史》、部分《明实录》、不少明人文集笔记,读了《清史列传》、部分《东华录》及数量可观的清初人文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如程先贞的《海右陈人集》、王宏撰的《山志》等,都是复旦图书馆的珍藏本,有些书,过去从来无人问津,我还是第一个借出来,掸去书套上的灰尘。阅读时,除了摘录有价值

治隆唐宋——王春瑜说明史

的史料外,我更重视以专题研究来带动阅读,向纵深发展。除了毕业论文外,我已成篇的学术论文就有《论方国珍》《论元末农民战争与宗教》《〈日知录〉剖析》《论蔡牵活动的性质》《论氏族公社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闪现》等等。可惜的是,在我顺利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走上工作岗位不久,还来不及将这些论文交刊物发表,随着我被打倒、被践踏,那些在求学期间辛苦积累的资料、写成的文章,都被抄得一干二净,化为冷烟寒灰。因此,等我重新研究明清史,那已是1978年以后的事,等于是重新白手起家。人生苦短,精力有限。在研究过程中,我终于原则上放弃了清史,潜心于明史。

在一般读者看来,可能以为我研究明清史是兴之所至,东一榔头西一棒。其实并非如此。我研究明史的重点在于研究明朝的政治、文化(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大文化)以及明末清初阶级关系的变化。因此,我的文章无论长短,大体上不出上述范围。

明代学者谢肇淛曾尖锐批评当时的史学:“今之作史,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遗,立论惟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中华书局刊本)不幸的是,虽说已相隔几百年,如果拿这些话来批评当今的史学界,也还是切中时弊的。我力求做些变革,力主文史结合及今古一线牵。我写的大量读史(主要是读明史)的札记、小品,是用文学笔调写的,有的直接取材于明清,有的立足于明清而瞻前顾后,并审视当代,本身就是我研究明清史的精髓所在,读起来至少没有读长篇学术论文那样闷气。

治史的过程,是个长期积累的渐进的过程。倘有朝一日,无奇不有的神州大地上,突然冒出个二十岁的大史学家,必定是骗

子无疑。今日史学界,五花八门。写本把书,混个芝麻绿豆大学官,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对史学前辈指手画脚者有之;不过懂点冷门,却被捧成“超天才”,名声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者有之;热衷于出风头,妄想当所谓学科领袖者有之;看到东西洋人便顿觉自己矮几分者有之。如此等等。我虽不学,所幸还与此辈所谓大学者有别,在有生之年,当继续像我的生肖老牛一样,在明清史学园地默默地耕耘。

该结束本文了,依然心潮难平。忽然想起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似有所悟,现活剥一首,用以述怀,自属“油坊”作品,平仄非所计也:

少年闻史戏台上,
古今糊涂账。
壮年读史忧患中,
浦江呜咽神州泣西风。
而今治史燕山下,
鬓已染霜花。
千古兴亡总无情,
一线贯穿历历看分明!

目 录

总 说	回眸大明王朝	3
分 说	明朝政治	17
	燃烧的大地——元末农民大起义	17
	紫禁城的日出日落——从南京到北京	20
	皇帝的神化与剥皮——明朝皇帝一瞥	22
	暗无天日的诏狱	27
	“金丝笼中金丝鸟”——明朝的藩王	32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	40
	“半个女人”治天下——明朝宦官概述	50
	汪洋大海上的政治风云——郑和“七下西洋”与 海权体系	70
	“封疆危日见才难”——张居正的悲剧	76
	“眼看他楼坍了”——赵老太太的大起大落	79
	“轻取皇冠葬九宫”——李自成的悲剧	82
	“桃花扇底看南朝”——以李定国、李来亨为代 表的南明抗清斗争	85
	明朝经济	93
	张居正和“一条鞭”	93
	明代商业文化	100
	从“开门七件事”到“三百六十行”	117
	文人“下海”一瞥	122
	宦官与江南经济	125
	绿亭朱栏知多少——江南园林的兴衰	139

明朝社会	154
“黑漆漆装下了陷人坑，响当当直说出瞒天谎” ——明朝流氓与流氓意识	154
江湖隐语知多少	161
“只有嫦娥未嫁人”——拉郎配	163
蒙汗药之谜	167
迷药与蛊毒	171
“燕饮应知无后艰”——明代坑厕状	173
明官春灯对良宵	175
从马吊到马将	177
明代山人面面观	181
末代王孙、爱国名妓	187
义薄云天——马经纶冒死救李贽	194
明代文化	197
“热时无处可乘凉”——明初两高僧	197
“父母官”与“乌纱帽”	203
酒色财气	207
一字不堪疗饥腹——塾师	210
防骗新书	214
一本奇特的伪书	217
吴中画派四杰的深谊	219
踏遍天涯路——徐霞客与田夫野老	226
“海内存异己”——大顺军、大西军与传教士	229

总
说



回眸
大明
王朝

明朝从洪武大帝朱元璋开国,到末代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共十六帝,历十七朝,长达二百七十七年,有些历史学家为叙述的方便,说是三百年江山,这当然是个概数。这在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中,是享有国祚比较长久的,可以和享有盛名的大唐王朝平起平坐,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大明王朝是个了不起的王朝。明朝确实辉煌过。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了明王朝。他出身贫苦,对元朝的腐败、在元朝统治下下层百姓喘息在死亡线上的千难万苦,有深切的了解,有切肤之痛。因此,他采取严厉的反腐败手段,以高压态势,甚至不惜用国家恐怖主义来铲除贪污分子。虽然他在晚年也曾经反思,用割脚筋、



朱元璋画像(故宫博物院藏)